

# 中外名人傳

(四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一四六頁）

## 袁徵道（一九二二—一九九八）

台灣省教育廳體育兼任督學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台灣大學兼任教授

袁徵道，山東蓬萊人，生於民國十一（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九日，民國八十七（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逝世，年七十六歲。回憶袁徵道的一生，飽經憂患，在家鄉小學畢業後，抱病考中蓬萊文匯中學（教會學校）就讀，接受了教義的薰陶，養成了他一生善良、仁慈與愛心。一九三七年抗日戰起，因家臨前線，遭遇戰火，不得已離鄉背井，隨難民逃向大後方，經歷千辛萬苦到達四川，由政府收容進入綿陽國立第六中學就讀，當時年僅十五歲。

隻身遠離家鄉，又逢戰亂，經濟來源斷絕，生活十分艱苦，全靠政府公費維持。經過三年奮鬥，於一九四四年高中畢業，因苦

讀成績優異被保送至國防醫學院及國立中央大學兩所著名學府深造，袁徵道由於喜愛教育工作，乃選擇了中央大學師範學院體育系就讀。經過四年穿草鞋，吃「八寶飯」（有沙子、石子、稗子、穀子、老鼠屎等的飯）克難的日子，袁徵道勤奮好學，又熱衷於愛國社團活動，深受恩師江良規博士之器重及同窗們之擁護。

抗日戰爭最後勝利，政府還都，中央大學亦遷返南京。一九四八年袁徵道在南京畢業獲得學位，本想安心為國家服務，那知內戰又起，人心惶惶，大局混亂，一九四九年又再度逃難，在艱困中隻身由廣州渡海來台北成功中學體育主任，一九五六年應聘至國立政治大學任專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兼任教授，日後接任政大體育主任掌理行政工作，一九七七年著有「體育的基礎」一書出版，至一九九三年屆齡退休，畢生從事體育教育及體育行政工作。由於教學認真，成效卓

著，為人和善，處事穩健，曾獲教育部頒發模範教師獎。

有關社會體育活動方面，袁徵道喜愛籃球，曾任政大籃球隊教練、國際籃球裁判及技術委員、教育部體育獎章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及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運動規則審查委員等工作。袁徵道曾應聘為台灣省教育廳體育兼任督學、台灣省運動會副總幹事，協助周鶴鳴校長籌辦省立台中體育專科學校（現改名為國立台灣體育學院）。舉凡社會體育活動及參加亞運、奧運之選訓等各種技術性、事務性之工作，袁徵道均熱心參與，且不計酬勞，默默耕耘，從無怨言，畢生忠於職守，奉獻體育之專業精神，實為體壇之楷模。一九六五年袁徵道與林金釵女士由相戀而結成連理，袁夫人亦在國立政治大學任職，夫唱婦隨，家庭生活幸福美滿。長女袁甄苡、女婿萊斯里、外孫女丹尼兒家居美國洛杉磯，次女袁儷榕自英倫遊學返國服務，隨侍在側。

袁徵道待人誠懇，立身光明，為人很重義氣，也樂於交朋友，大家都說他是「好人」。本性敦厚、耿介正直、更樂於助人。他生活簡樸，對於飲食，服裝向來不太考究，但都注重清潔整齊。

他的身體素來健康，很少生病，經常與同學好友餐敘，談笑風生，精神十分健旺，一九九八年四月因略感不適，遵醫生吩咐到振興復健醫院進行檢查，那知卻因心臟、肺部等有問題，竟告不治，因事出突然，使許多認識他的人都感到驚愕。

一位老朋友，好朋友的永別，我們都同感悲痛，若有所失。但是他那和藹可親、平實、平淡的為人風格，將永遠活在我們心中。（汪清澄撰）

## 巴茲（一九一四—一九九八）

墨西哥詩人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巴茲，墨西哥詩人、文學家、外交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一度迷幻左派理想，實際接觸左派人物後漸趨幻滅，而成左派思想的批判者。六〇年代曾由墨西哥政府派遣駐節日本及印度，開始接觸日本文學、印度文學及中國文學。駐日時期，曾大量閱讀唐詩，對日本文學鉅構「源氏物語」及中國司馬遷的「史記」、曹雪芹的「紅樓夢」都下過一番功夫研究。

渥大紐奧·巴茲於一九一四年三月廿一日生於墨西哥市，他的祖父是個強烈反對神職的軍方將領兼劇作家、律師、記者，曾支持當時的獨裁者狄亞茲。他父親則以無政府主義的社會學家自居，曾任墨西哥一九一〇至二〇年農民革命領袖札巴塔的秘密書，當札巴塔於一九一九年被謀殺後，巴茲一家會短暫流亡美國洛杉磯。

由於祖父及父親藏書甚豐，巴茲很早即飽讀詩書，中學時代即文采斐然，十六歲開始寫詩，迅即引起文壇重視。次年又發表一篇文學評論，成了小有名氣的小小文學家。

中學畢業後，巴茲進入首都墨西哥市國立自治大學攻讀法律，學生時代，醉心馬克思主義，曾加入一個馬克思主義學生團體。

三〇年代，更遠赴歐洲，於參加一項反法西斯主義的左派作家會議後，自動留在西班牙，加入對抗佛朗哥左派的一個組織，請纓至前方作戰。但這個左派組織對巴茲的忠誠度一直深懷疑慮，使他非常悶鬱，只好束裝回國，但這段時間，他飽受歐洲文化、政治及文學的洗禮，思想的本質已變。回國以後，雖在一家標榜社會主義的報社中工作，但因和報社政治理念不同，不久即告辭職。一九三八年至四十年代，主編一份文學刊物，創辦文學雜誌「車間」、「浪子」等，此一時期，他潛心文學創作，這段時間，巴茲在墨西哥倡導現代主義文學，要把歐洲文藝思潮，植根於中美洲，自此以後，他與社會主

義漸行漸遠。

不久，他獲得一筆獎學金，赴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作研究生，結業後，他到紐約，把好萊塢的許多劇本譯成西班牙文。

一九四五年，他因墨西哥的一位高級外交官賞識，進入外交部，先派在黎巴嫩大使館工作，再調巴黎，五十年代後期，升任墨西哥駐日公使代辦，一九六二年出任駐印度大使，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墨西哥市學生對政府鎮壓異議活躍人士表示不滿展開示威，警方開槍射殺數以百計抗議民眾，巴茲對這次史稱「特拉提洛科廣場血腥鎮壓事件」表示不滿，憤而辭職。辭職後的巴茲，做過英國劍橋大學及美國哈佛大學的客座教授。但巴茲在外交生涯中，勤奮筆耕，先後獲得西班牙的塞萬提斯獎和美國的艾略特獎。

以左派自居的巴茲，在認識蘇俄及古巴境內缺乏政治和文化自由後，開始覺醒，七〇年代末期，巴茲帶頭對蘇俄和古巴干預拉丁美洲所可能帶來的威脅展開個人聖戰，他曾在「一篇論文中說：「卡斯楚政權是俄羅斯極權主義擴張到拉丁美洲的最有力媒介。」他也曾批評尼加拉瓜一九七九至九〇年的左派政府是「古巴軍事獨裁」。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巴茲認為證明了他反蘇立場正確，次年他並出面召開一項國際會議，檢討前蘇聯崩解後留下的遺緒。

巴茲不只在外交議題上有他個人的主張

對墨西哥政府也經常展開猛烈的抨擊，他批評長期執政的憲政革命黨腐敗及背離民意。

巴茲最爲人熟知的作品是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孤寂的迷宮」，詳細剖析墨西哥文化中受到古老印地安文化的影響和後來西班牙文化的衝擊，以及兩者之間的衝突與對比，終致形成連墨西哥人自己有時都感到迷惑不解的文化。這本有關墨西哥人個性的著作，使得不少人感到震驚和難以苟同，但他也獲得更多讀者的喜愛。

巴茲除了評論時政，以英文寫作之外，也常將英文、法文、葡萄牙文和日文作品翻譯成西班牙文，加上他的文學評論，都證明出他的才華、淵博的學識和文化素養。

巴茲大半生住在墨西哥市中心一棟公寓，近月來因靜脈炎經常進出醫院。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一場大火，燒毀了他長年收藏的圖書和藝品，也使他十分抑鬱。

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去年十二月巴茲基金會成立時。

誠如他於一九九〇年贏得諾貝爾獎時的感言：「我認爲作家必須充當不同文化間的橋樑」。

一九九四年，巴茲因心臟病動過一次大手術，一九九七年因攝護腺癌開始化學治療，延至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辭世。

巴茲的詩及散文均受文學界極大的推崇，評論家對他的創作評語是，一生追求完整

的生命，以繁複語言呈現破碎中存在的形體，或以簡潔明澈的意象，捕捉宇宙、人生的喜悅。而巴茲的外交官經歷，使他接觸到歐美文學和東方文化藝術，顯現出廣闊豐潤的文學素養。巴茲一生得獎無數，除了一九九〇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外，之前他也得過比利時國際詩獎大獎、美國紐斯達國際文學獎，以及象徵西班牙語文世界中最重要的重要提斯獎。

巴茲是國際文學巨匠，著作極豐，出版的詩集、文集和劇本無數，但仍以早期的作品《孤獨的迷宮》(The Labyrinth of Solitude)和《日晷石》(Sun Stone)最爲人知。文集《孤獨的迷宮》，以分析墨西哥的文化歷史爲主幹，長篇詩集《日晷石》完成於一九五七年，以嚴厲批判墨西哥人的驕傲冷漠爲經緯，雖然引起墨西哥文人震驚反彈，但也奠立了他在文壇上的地位。

帕斯一向認爲，在所有文學作品中，詩是最高貴的形式。他在一九八七年告訴西班牙文學期刊「先鋒報」說，「詩源於人類心靈深處，比散文所欲傳達的經驗深刻」。(丁慰慈譯)

## 毛萬里(一九〇二—一九八二)

### 向戴雨農毛遂自薦

毛萬里譜名毛善高，字鵬南。浙江江山

人，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生於江山縣吳村之水晶山底。父名毛天錫，爲一亦耕亦讀的農民家庭，由於累世克勤克儉，薄有資產。雁行六人，毛萬里最幼，他的五兄就是前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局長毛人鳳上將，毛萬里受兄長影響，亦畢生獻身情報工作，表現非凡。

毛萬里天資聰穎，幼時曾飽讀詩書，故而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才華橫溢。少年時期有江山才子之稱。但性格豪邁，落拓不羈，自嚴州第六中學畢業後，即投身社會，湖海浪跡，先後在浙江省臨海、瑞安縣及湖北省黃陂縣等地，從事黨務、警政及航業等工作。一九三二年八月，其江山同鄉戴雨農(戴笠)奉國民政府令佈建國家情報大計，出任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處長，以政治特派員名義秘密廁身浙江警官學校，培植情報幹部，建立國民革命核心力量。戴雨農雖行動隱密，但消息仍不脛而走，青年才俊聞訊競相投入。毛萬里係戴雨農鄉親，但並不相識，乃投書毛遂自薦，由於其行文流暢，筆鋒流露奇氣，戴雨農閱信後賞識其文章，錄用爲秘書，擔任文書工作。

### 屢膺重任冒險犯難

工作中，毛萬里與戴雨農接觸日多，瞭解亦深，遇有工作瓶頸不免詢其意見，毛萬里對答如流，分析精闢，漸受重用，拔擢爲情報骨幹，派赴各地獨撐一面，擔任地區主

管。毛萬里不負所託，親冒險阻，於艱難危疑、錯綜複雜的地區，圓滿達成任務。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華北陷敵，敵我鬥爭極為尖銳，毛萬里奉派為華北地區負責人，主管北平與平綏地區敵情搜集工作，他身履險地，收拾殘局，重建組織，觸角遍及各角落，完全掌握敵情，使抗日作戰獲得不少便利。一九二九年，日寇勢力南伸，上海失守後，京滬地區情報網遭敵偽破壞，幾近瓦解，毛萬里臨危授命，出任京滬區督察。京滬為我國精華地區，人文薈萃，毛萬里以豐富的學養，善結人緣，廣搜敵情。然而日寇在京滬地區亦派有幹員，無孔不入，毛萬里的情報網曾三次遭敵偽破壞，損失不少得力幹部，但他隨機應變，立即重新佈局，展開新猷，工作更上層樓，使敵偽為之側目。

### 在上海與敵特鬥爭

一九四〇年，毛萬里調回重慶，入中央軍校高等教育班受訓，這是戴雨農培植他的做法，使他有較高的學歷。翌年畢業，留任重慶稽查處主任秘書兼第二科科长。然而這一年的秋天，上海工作站出了紕漏，區長陳恭澍及書記齊慶斌都被日本憲兵隊捕去，打入黑牢，只剩下助理書記王紹謙支撐殘局，必須立即派人去重佈新局。戴雨農有意派毛萬里去上海恢復工作，佈建新的情報網。適巧戴雨農有朋友吳永荃自上海來重慶，戴氏請吳吃飯，順便告訴他這個意思。

「不行！」吳永荃回答。  
「為甚麼？」戴問。

「陳恭澍未被捕以前，有一天我們閒聊，恭澍問我：『假如我被敵人抓去，你猜猜看，戴先生會派誰來上海？』我說了好幾個人，恭澍說：『都不對，一定是毛萬里。』現在你派毛萬里去，不是早被陳恭澍料定了嗎？那怎麼成呢！」

過了兩天，戴雨農告訴毛萬里：「你不必去上海了。為了上海的工作問題，我整整想了一夜，決定在局本部成立一個『上海實驗區』，下分四個組，把所有人事經費電臺業務，集中到實驗區處理。這一個構想由你來試驗，如果有成效，別處的工作也可仿效，如成立北平實驗區等。」於是成立了上海實驗區，毛萬里任區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掀起太平洋戰爭。十二日，日軍攻佔九龍半島，開始進攻香港，戴雨農預料日軍進攻太平洋諸島，必謀先打通中國大陸的南北交通，以利軍運。因而華中必有大戰，日軍可能第三度進窺長沙，如果長沙棄守，粵漢鐵路被敵人打通，中國被攔腰遮斷，重慶和東南地區就隔絕了。到那時東南地區的工作就會加倍困難。所以，必須事先準備，成立東南辦事處，不幸真有那麼一天，東南五省的工作，就可由東南辦事處就近處理了。

### 任三戰區情報站長

戴雨農派毛萬里為東南辦事處主任，以浙江站為基礎，成立辦事處，即刻起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毛萬里抵達浙江金華，展開工作。果然不出戴氏所料，二十八日湖北日軍渡過汨羅江，進犯長沙，三十一日在長沙外圍展開血戰。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敵軍猛撲長沙。但敵人並沒有得逞，我軍擊斃上萬敵人，得到第三次長沙大捷，敵人沒有打通大陸的南北交通，也沒有隔斷東南戰區和重慶的聯繫。

不過後來美國海軍和中國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預計兩三年後，在中國東南沿海登陸，所以東南辦事處的工作還是很重要的。後來第三戰區成立調查室，毛萬里兼主任，李如何為副主任，東南辦事處也遷到江西鉛山第三戰區長官部所在地辦公。

在調查室未成立以前，三戰區長官部對於東南辦事處已盡力協助，最重要的是由戰區撥發軍糧，使辦事處內外勤工作人員生活安定。當毛萬里晉謁顧祝同長官時，先見參謀長，他知道戴雨農的工作範圍很廣，工作人員眾多，問起毛萬里軍糧怎樣解決，毛萬里說：「我們根本沒有軍糧，都是現錢購買。」

「那怎麼行呢！」參謀長說：「你有多少，需要多少軍糧？」

「我們的工作同志來去不定，時多時少，大概每月一萬斤就夠了。」毛萬里說。

「我知道戴先生的工作，你就在這裡寫

個報告，待一會兒見長官的時候，請長官當面批好了。我看你寫上一萬五千斤吧。」

毛萬里晉謁顧長官時，把戴雨農對戰局的顧慮和成立東南辦事處負責處理敵後的工作情形，作了詳細的報告。最後談到軍糧問題，顧長官問：「每月需要多少？」

「每月大概一萬五千斤就夠了，」毛萬里說。

「不夠！」顧長官說：「雨農的人多，來來去去，沒有一定。要他們工作，起碼也應當讓他們吃飽飯，一萬五千斤怎麼夠呢？先照兩萬斤發吧！」說罷，批了兩萬斤。

東南辦事處有了軍糧，解決了許多困難。而顧長官和他的參謀長愛護和支持戴雨農的工作，熱情可見一斑，而由此推想其他戰區，亦可聞一知十了。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復員還都，戴雨農為栽培毛萬里，保送他赴美留學，先入美國刑事警察學院，再入紐澤西州州立警校深造，均順利畢業，於一九四八年學成回國，任交通警察總局浙贛鐵路警務處處長兼國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長，任內綏靖地方，安定社會，卓有貢獻。

### 浙閩沿海重創共軍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陷共前夕，毛萬里在浙閩地區組織反共游擊隊，遲遲不肯撤離，幾度被圍，均履險如夷。脫險來台後，任保密局台北內湖幹部訓練班副主任，培植情

報幹部。不久，調任情治機構聯合辦公處主任，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訓練幹才，迂迴派遣至大陸工作。一九五一年，胡宗南上將出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兼浙江省主席，毛萬里應邀擔任省府委員兼保密局浙江聯絡站站長，活躍浙閩沿海，屢予共軍重創。後來被選送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第二期受訓，畢業後不久，由軍職退伍，改任台灣電力公司視察，從此悠遊林下，怡然自適，直至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以肺疾溘逝，享年八十歲。

### 晚年蕭索身無恒產

毛萬里畢生盡瘁國事，出生入死，備嘗艱辛，立有大功，曾榮獲忠勤勳章、勝利勳章及四等雲麾勳章等助獎。由於他從事情報工作，席不暇暖，生活所需，悉仰於公，所以從無寸土資產。其妻朱氏，結婚五十年，平日親操井臼，勤儉持家，育有兩子，長子毛書庸，陷身大陸，遭中共囚禁八年，受刑過度早逝，次子毛雲相，大學畢業後，任職銀行界，服務社會。（王成聖撰參採喬家才著「鐵血精忠傳」、國史館館刊）

### 祝秀俠（一九〇七—一九八六）

國民大會代表  
大學教授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華僑協會總會秘書長

### 參加左派被逐離粵

祝秀俠，曾任廣西大學教授、復旦大學教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海外華文僑報總主筆、總編輯、廣州市政府秘書長。來台後任國大代表及華僑總會秘書長，為著名的文史作家。

祝秀俠，字佛朗，廣東番禺人，一九〇七年（清光緒卅三年）五月廿八日生於故里，幼年曾讀私塾，熟讀古典經書及詩詞，植下深厚的國學基礎。民國肇建後，各地新式中小學成立，祝秀俠由番禺至廣州，考入廣府中學，勤奮用功，加之天資聰慧，成績名列前茅。當時中學為四年制，四年中，祝秀俠每學期都考第一名，流露出非凡的才智。畢業後考入廣州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前身）預科，入學後，廣泛接觸近代學術思潮，傾慕左派，參加左派青年運動，被發覺後不容於學校當局，只好棄學，遠走上海，考進國立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因讀書成績優異，未及三年即修足大學學程全部學分，提前畢業，獲文學士學位，留校任附屬實驗中學國文教員。教書之餘，執筆創作，所寫散文，活潑而有奇氣，廣受讀者歡迎，作品散見各報章雜誌，名氣著於上海灘。

### 推展劇運宣傳抗日

一九三三年應桂林師範專科學校之聘，

赴廣西任教。翌年，國立廣西大學成立文學院，祝秀俠應聘為中國文學系教授兼話劇團指導員。卅年代初期，話劇流行全國各地，為社會教育的利器，不少作家投入話劇創作。祝秀俠亦投入時潮，除引用名家劇本外，自己亦兼編劇本，指導學生排練、公演，推動桂林劇運，留下不錯的成績。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戰事吃緊，黨國元帥吳鐵城出任廣東省主席，祝秀俠應邀回到廣東，任省政府主任秘書。一九三九年秋奉派恩平縣縣長，在任廣察民瘼，安定地方，支援抗日，頗有政績。不久，吳鐵城調任中國國民黨海外部部長，派祝秀俠赴印尼雅加達，擔任華文天聲日報總主筆，宣傳抗日。一九四〇年，日軍掃軍南洋，印尼淪陷，祝秀俠逃至印度加爾各答，任印度日報總編輯兼總主筆。一年後，調回重慶，任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文書處處長，公餘兼任復旦大學新聞系教授。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祝秀俠膺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 任職穗市安定地方

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抗戰勝利，祝秀俠回廣東復員。海軍中將陳策奉派接收廣州，並任廣州特別市市長，祝秀俠出任市府秘書長，襄助策劃市政，確立組織，恢復生產，安定秩序，於短期內使廣州重上軌道。及至歐陽駒接替陳策，出長廣州市，祝秀

俠改任教育局局長。是時中共已坐大，在各地掀起變亂，廣州雖遠在南方，但潛伏地下的共黨分子及職業學生，暗中破壞，發動罷課，策動遊行，擾亂秩序及社會安寧，祝秀俠配合國民黨廣州市黨部主委高信，聯絡各校忠貞學生及社會幹部，發動學生及民眾抵制共黨活動，安定社會秩序，收效良好。使廣州成為戡亂的大後方，後來中央政府轉遷廣州，祝秀俠安定地方功不可沒。

一九四九年秋，大陸全境陷共，祝秀俠撤退至澳門，與好友數人集資創辦粵海學院，繼續獻身教育，培植青年。

### 文章佳妙雋趣橫生

一九五一年應教育部聘請擔任特約編纂，乃由澳門來台，不久，番禺縣國大代表出缺，由祝秀俠遞補，遂獻身憲政，為民主奠基而努力。不久，外交才子葉公超兼任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邀祝秀俠出任僑委會主任秘書。後來張其昀出任長教育部，聘他擔任中華叢書委員會主任委員。及至鄭彥棻擔任僑務委員長，又聘他為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總編纂，到任後廣搜資料，整理編寫，先後編成：華僑志總志、緬甸、印度、越南、高棉、馬來西亞、星加坡、泰國、日本、美國、加拿大、菲律賓等分志十數冊，圖文並茂，永久皮藏。

華僑總會遷來台灣後，祝秀俠即轉至該會服務，先任副秘書長，後來升為秘書長，

主持華僑總會日常事務及業務運作，任內編印刊行華僑革命史、華僑名人傳等書。同時應聘兼任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教授，指導學生研究華僑問題。

祝秀俠文采風流，著作等身，尤其對漢末三國人物有獨到的研究，著有三國人物新論、諸葛亮傳、唐代傳奇研究、中國旅行家列傳、粵海舊聞錄等書。文字雋永，讀之極饒趣味。

其中粵海舊聞錄，為隨筆小品，摭拾粵省名人軼事，信手拈來，妙趣橫生，摘其精彩篇章數篇於後：

### 胡毅生之荔枝詞

隋齋胡毅生，為胡漢民展堂先生之弟，其隸籍革命實早於展堂，人稱二先生。生平負奇氣，善詩文，工書法，其嶺南荔枝詞，膾炙人口，詞凡十章，寄興深遠。詞曰：「甘竹三鰲欲上竿，江城五月尚微寒。何當一夜南風發，吹徹枝頭顆顆丹。半塘西接柳波橋，十里荷花晚景饒。一自荔枝時節近，家家兒女鬥蘭橈。劉王花塢跡猶存，靄靄紅雲壓水村。夾岸亂蟬聲不斷，小船搖過荔香園。森森鵝潭起白波，美人消息近如何。離枝枝上離離子，爭及離人離恨多。新興香荔舊知名，其奈頻年未解兵。若憶慧庵庵畔種，西風暮雨若為情。瑤彈球九種陸離，邇來桂味號瑰奇。惟嫌觸手多叢刺，佟遜吾鄉糯米糍。豐亨各種尚書懷，種向增城品自佳。何

事近人偏好色，磯頭爭種阿娘鞋。諸家譜錄語紛紜，艷說紅銷與絳裾。我愛荔枝如愛畫，瓣香大小李將軍。澹歸文寶今何似，獵獵高牙掩海幢。昨向叢蘭堂畔過，齋廚久絕荔枝椰。珠簾高捲唐宮雪，瓊戶無聲蜀主詞。獨有劉王吟詠少，火珠辭俠更無詩。」

### 汪精衛雙照樓詩詞

汪精衛以炸攝政王一舉震驚清室，掀起革命高潮，少年頭誠不虛負，惜其後叛國作佞，自污晚節，為國人共棄。及東瀛西逝，死因啓人疑竇，人生如棋局，一子錯即全盤落索矣。

汪才華橫溢，詩詞均有精詣處。前於友人處見藏有汪氏橫軸墨蹟，乃民國二十年間，手書與其二侄彥慈者，下款署乳名「季新」，印一「精衛」鈐記，其詞曰：

疾風吹平林，眾樹失芳菲，古今傷心人，淚眼看花飛，花飛正紛紛，生子已離離，今日青一捻，他日大十圍，一樹能開千萬花，不啻一花化作千萬枝。花亦解此意，飛去不復疑，飄飄隨長風，安擇海角與天涯，今年送春去，明年迎春歸。新花未滿枝，故花已成泥，新花對故人，焉知爾為誰，故人對新人，可喜還可悲，春來春去有定時，花落花開無盡期，人生代謝亦如此，殺身成仁何所辭。

按此詩曾刊入「雙照樓詩詞稿」中，題為「飛花」未註作時年日，但排在「小休集

」之後（民十二年前作品），當為民十二年後十三、四年間之作。詞意以飛花喻人生代謝，一花化作千萬枝，殺身成仁何所辭，仍具革命勇氣，手書此詩貽侄，蓋亦含勉勵之意。

以文藝言，汪自是一詞人，惟汪對所作頗不自珍，自謂在北京作獄囚時，為詩自遣，出獄後偶有詠句，亦無非應景酬人，不欲流刊問世。葉楚傖辦上海國民日報，曾手抄汪詩若干逐日刊副刊上，汪氏知之愈函止之。民十九年曾仲鳴為其刊輯「小休集」。「雙照樓詩詞稿」則在其死後刊行於香港，或云乃其後人所輯粹，其最後一闕詞「朝中措」為民國三十二年間所作詞曰：

「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花留住斜陽，闌干拍徧，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

### 香翰屏儒雅風流

香翰屏墨林將軍，粵中宿將，早歲參加革命討陳，北伐，剿匪，抗戰諸役，戰勳卓著，將軍雖久歷戎行，然精擅文藝，儒雅風流有「半個書生」之譽，富收藏，精鑑賞，復善書法，草書寫孫氏書譜，逸勁有奇氣，半生戎馬，倥傯中而臨池不絕。

香氏不獨精於書，且精於詩、聯，抗戰時駐節惠州，奉派為閩、粵、贛總司令，別惠州時賦詩四首云：

「破敵收兵負夙期，撫綏每歎德支難，盟心惟指雙江水，題壁難磨互別詩，自笑英雄同狗盜，可無身手縛蝦夷，繁燈清酒湖亭夜，獨為災黎繫去思。」

「塞雪吹沙力已殫，風風雨雨總相干，療饑遠轉瀟湘粟，拯溺瀕瀕浩瀚瀾，就使嗟來求食易，何堪兵後竟凶難，補瘡剜肉徒為計，赤米羹謀戰士餐。」（時惠州風雨成災）

「繫纓飾馬此臨邊，風急霜嚴敢自憐，塞外伏屍盈百萬，關中流血逾三年，覆巢幾見能完卵，煉石曾傳竟補天，真個據鞍猶可用，鉛刀萬箭也當前。」

「白梃擊賊有蒼頭，生死風波念漏舟，夏室一成收禹勳，楚人三戶復秦仇，但教折箭能謀國，安見投鞭不斷流，黑子彈丸吾故物，雄藩況是古循川。」

### 晚清小說家吳沃堯

南海佛山吳沃堯，號我佛山人，為晚清名小說家，其作品「二十年目睹怪現象」、「九命奇冤」、「恨海」等，稱為晚清諷刺小說之巨構，傳世不衰。近有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陳幸蕙以此為論文，搜求史料，馳函問道於予，予雖曩昔曾任教廣西大學文學院，講授「中國小說史」，然所知我佛山人生平事蹟無多，蓋吳先生雖粵人，而乃祖乃父居京津久，其人壯年南下至滬，在滬賣文撰述，似少返粵旋鄉，故粵地

對其生平軼事極鮮紀述。以陳女士之問，乃稍事搜求，略得我佛山人之史料如下：

吳沃堯，字阡人，原字蘭人，後以某女士畫家爲其繪一扇面，誤將「蘭人」二字寫成「蘭仁」，沃堯嘆曰：彼妹竟以蠶蠶視我耶。因取莊子「百舍重阡而不敢息」之義，乃改蘭人爲「阡人」，後遂以此爲筆名。不謂此一易名又招致誤識，人多不知「蘭」「阡」同意，遂誤「阡」字爲「妍」字，於是「吳妍人」成爲名噪一時。沃堯有詩紀其事云：「姓氏從來自有真，不曾頑石證前身。無端經手無多日，底事頻呼作阡人。」此外又有句云：「試問妝台攬鏡照，阿儂原不是阡人。」其風趣如此。

### 屈翁山塞外娶妻

鄉賢屈翁山先生於清兵南下時，以諸生削髮爲僧，逃世避禍，徐圖匡復明室之計。迨局面已定，覺無可爲，又以母老待養，遂又還俗入世，北走燕趙，在塞外娶妻成家。

其妻王氏華姜，身世亦至淒苦。其父死於國變，華姜時僅週歲，其母在兵荒馬亂流離顛沛中，襁負之逃奔，路遇一侯姓者收僱爲乳媪，留華姜與其女共乳，得以撫育至長。其後侯家至固原，母女隨往，侯氏夫人原爲繼室，其弟趙某，在雁門任知府，趙某奇翁山之爲人，在其還俗之後，勸其成家，並介紹王華姜爲婚。

翁山與華姜年齡相差幾二十歲，惟兩情

相悅，歡好甚篤。婚後生一女，以老母在鄉，挈婦辭別趙公南返，華姜拜見姑嫜，克盡婦道，但以水土不服，未逾年即罹疾不起，翁山哀悼之甚。有「哭內子王華姜」詩九首。錄其三首云：

「念爾萬里身，艱難歷胡越。暑雨及祁塞，馳驅不暫輟。關中積高府，風氣多慘冽。我性不能寒，疏理畏風雪。自返南州來，中懷少鬱結。汝亦樂土風，所愁獨炎熱。海氛多毒淫，腹痛成夭折。倉皇醫未來，瞥已電光滅。」

「汝魂毋飛揚，萬里隨悲風。汝父爲國殤，精爽在榆中。汝兄亦殉死，黃口爲鬼雄。游魂尚未變，白骨可相從。汝生不識父，死後見形容。桓桓大將軍，苦戰黑山戎。鬚髯盡盡疎，流血被體紅。黃雲野莽蕩，陰氣橫蒼穹。前有無定河，後有赫連宮。父子驚相持，慟哭何時終。」

「孤女藐始孩，提抱出干戈。伶俜未亡人，披髮奔風沙。汝小既偏孤，汝大又無家。自汝失天只，骨肉成土苴。泉下今相遭，煩冤訴無涯。長城土慘裂，黑水冰峨峨。朝隨轉蓬飛，暮逐驚沙過。邊城雖故鄉，陰寒誰奈何。母子魂未歸，歸我羅浮阿。」

從詩中，可見妻父殉難，其兄亦戰死。翁山中年喪妻，稚女在室，悼亡之作，情詞悽惋。

### 梁鼎芬的剪辮趣事

辛亥革命成功，清社遂屋。惟滿清遺老尙頂珠長辮，保留清裝。梁鼎芬有梁瘋子之稱，以遺老帝師自命。民國初年仍不剪辮。民二梁氏在漢口經理端方喪事，住旅社。終日戴一風帽護髮。時黎元洪以副總統兼湖北都督。聞人言梁瘋子終日戴風帽，怕人見其辮子，保護甚周，黎曰：他日在都督府邀他過江飲宴，將其辮子剪去可也。既而梁不應邀，返帖不來。革命黨人曹亞伯乃率人過江，往旅社見梁曰：「先生太熱，請去風帽，勿講禮。」梁不應。後至者從後揭其風帽，梁雙手緊掩辮髮，頭觸地板，二人各執其手，一人持剪強去其辮，一剪再剪，終成牛山濯濯，乃呼嘯而去。梁伏地痛號，當夜奔上火車匆匆離去。此一梁瘋子剪辮趣事，見劉成禺「世載堂雜憶」。

由以上所摘篇章，可知祝秀俠文筆佳妙，腹笥豐盈，隨手拈來，即成佳構，讀來拍案叫絕。可惜祝氏於一九八六年九月八日以肝疾在台北辭世，妙筆生花，遂成絕響。（陳鶴齡撰參採祝秀俠著粵海舊聞錄）

### 方永蒸（一八九三—一九九四）

東北大學教授

師範大學教務長

考試委員

國民大會代表

方永蒸，近代教育家，曾任東北大學教



授、教育學院院長，北平師大教授兼附中校長、長白師範學院院長、台北師大教務長、教授、考試委員、國民大會代表等職。

方永蒸，字蔚東，遼寧省鐵嶺縣人，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生於鐵嶺縣的熊官屯，祖籍揚州，清乾隆年間移居東北，傳至方永蒸，已是第八代。

### 日俄入侵艱苦求學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敗，遼東半島幾成日人勢力範圍，故而方永蒸自兩歲開始，即在外族欺凌之下成長。一九〇〇年，方永蒸年方八歲，復遭拳亂，俄國入侵，鄉里塗炭，方家避難於距家七十里外的太平溝。由於飽經戰禍，使他直到十一歲才入私塾，從孫丹階先生讀百家姓、三字經及大學、中庸、論語。十三歲時，又逢日俄戰爭，遼東成了日

俄爭霸的戰場，方永蒸被迫輟學。直到一九〇六年，十四歲才到家鄉附近的白理溝，從姐夫王仲芳重溫經史，增讀詩經、史地及注音符號。是年秋，熊官屯開始設置小學，始回村入學。次年秋，再赴鐵嶺縣城，考入銀崗書院高等小學，先入丙班，以成績特優，旋即升入乙班，再升甲班，連升三級，提前高小畢業。

一九〇八年考入奉天中學，因用功過度患病，休養數月，勉強再讀。一九一二年，國民革命成功，民國肇建，方永蒸逢國慶家慶，他於是年畢業於奉天中學，並於畢業前

「小登科」，娶同村女子鄭文璞為妻。

### 改進訓導教學方法

一九一三年夏，廿一歲的方永蒸考入北京高等師範學堂英語科（北大前身），一九一七年畢業，受聘為奉天省立甲種農林學校英語教員。過了兩年，學校停辦，轉就奉天省立（遼寧省舊名）第三師範學校教育教員兼學監。當時李向榮為新任校長，銳意整頓，一切從嚴。早晚兩次宿舍點名，一日三餐飯廳巡視，課外活動也得出場監督，防止學生逃席。星期例假，更須巡視街上各飯館，以防止學生浪費金錢，這一切都是學監的例行工作。經過半年，方永蒸自覺身似獄卒，此種只重管理，不肯化導的方法殊違教育原理，因而辭職，赴北平考入北高師教育研究科，再從事教育研究。

這時北高師教育研究科，教育家聚集，李建勛、劉廷芳、張耀翔諸教授，才從美國回來；美國教育哲學權威學者杜威博士也來校講學；孟祿博士來華指導調查教育。於是新理論、新方法、激盪而成活潑的研究風氣，使方永蒸深受教益，研究的興趣因而提高。為了學以致用，乃兼附中一年級的學級主任，並教英文，那時的教學方法仍多採注入式，獨他採用新教學法，授前，先指導學生預習，上課時先令學生試讀試講，漸漸地學生感到學習興趣，進步很快。到了第二學期，學校舉行英文閱讀能力測驗，一、二年

級用同一教材測驗，結果他所授一年級生的成績，竟超出二年級生，於是深得學校器重。

方永蒸對於訓育也有獨特的見解，他主張積極指導，培養學生優良的生活習慣和自治守法的精神。在他兼任一年級學級主任時，即本諸此一主張，培養學生活潑的朝氣，力避控制與抑裁。剛開始實行時，教室內無課時，學生中有的如脫韁野馬，吵鬧喧囂，秩序紊亂。於是他乘機會之便，令學生自我檢討，把逾越規範的行為自動的說出，由他一一寫在黑板上；然後討論如何糾正改進。結果共同議訂自治公約若干條，寫好掛在教室牆上，並推舉幾位糾察人員，發現不守公約的人，就加以勸導，如有不聽勸導的，就報告學級主任處理。此法實行後，喧鬧紛亂的情形，立即減少，自治精神，逐漸養成。此後方永蒸不論辦中學、辦大學，對學生訓管都一本這種原則，也都收到了確實的效果。

一九二二年，方永蒸自北高師教育研究科畢業，立志教育救國。這時，附中正擬改革教學及訓導方法，乃推舉他和當時的教務主任王仲超赴江浙一帶參觀教育。經南京、無錫、蘇州而至上海。當時正是直、皖戰爭一觸即發，形勢險惡。王仲超因懸念學校和家屬，倉皇北歸。方永蒸卻因研究興濃，不顧一切，繼續參觀嘉興、杭州、南通等地。那時候舒新城正在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實驗

學科制，馬寅初也正在杭州師範作同樣實驗，他很感到興趣，因他的畢業論文寫的正是「中學學科制」。文中主張注重個別差異，因材施教，南北不謀而合。方氏乃詳詢其實施的困難點和改進的方法，進而探討它的利弊得失，終於發現此種制度在實施時，仍有許多不能克服的困難。翌年，道爾頓學制傳入我國，舒新城首先採用，各校也紛紛仿效，學科制遂無疾而終。

一九二三年，方永蒸在北京參加中華平民教育促進年會，膺選奉天省董事。同年秋調任奉天省教育廳視學。那時全國的中學都是四年制，課程艱深，高小畢業生學習困難，難以適應，方氏商請當時的教育廳謝廳長在瀋陽大東關，創辦實驗中學一所，名為奉天省立第三中學招收高小畢業生，兩年畢業，專授各科基本知識，以謀中學和小學的密切銜接。可惜開學不到半年，就奉教育部令把中學改為三三制，學校變成初級中學。因學校規模已具，且為全省第一所初中，所以各縣創設初中的都來該校參觀，用作建校的參考。方永蒸在這期間，又擬試驗道爾頓制，乃搜集相關材料，供全體教員研究，每週開會一次互相討論。後來雖因多數教員採取審慎態度，未能實行，但是他不肯抱殘守缺，富於研究進取的精神，可見一斑了。

### 擔任行政赴美進修

一九二六年八月，東北特別區收回中東

鐵路沿線教育權，成立教育管理局，方永蒸轉任該局第二科科長，主管學校教育。半年後，調任省立第一中學校長，大力整頓一中校務。翌年冬，教育管理局改稱教育廳，方氏回任第二科科長。一九二九年再調任一中校長。

方永蒸辦教育認真負責，不辭辛勞。一九二五年他任奉天省立第三中學校長，校址在瀋陽東郊十里外的東塔。校舍因遭兵工廠爆炸的波及，毀損甚重，乃另擇北陵前御花園建築新校舍，雖有事務人員監工，但他仍不放心，每日奔波於東塔與北陵道上，從不稍懈。此後一年，調任哈爾濱特區第一中學校長，興建校舍，安裝暖氣，包商例送回扣，方永蒸拒收，包商係西洋人，為此對他倍加崇敬。

一九三〇年夏，方永蒸奉派為東北特區駐美教育調查員，遂在紐約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深造，專研教育，尤重心理測驗。次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方永蒸在美聞訊極為震驚，悲憤填膺，邀集同鄉友人聚議，決先向中央政府拍發電報，請求政府一方面向國聯控訴，一方面積極準備抵抗，並聲明留美學生誓作後盾。由他撰稿，親赴電報局拍發，因情緒極度緊張，竟把一支心愛的名筆「Lightpen」遺失，足見所受刺激之深了。

方氏在七十自述中寫著這一段：「……在東北初陷，當局未作絲毫抵抗時，我們旅居異國的學生，深引為奇恥大辱，自覺無顏

見人。但是不久，東北各地義勇軍風起雲湧，紛紛抗日，美國報紙也就以顯著地位、大字標題，用興奮同情的文字連續報導馬占山、李杜諸將軍領導抗日的消息。美國友人再遇到我們，也翹起大姆指，深致敬佩之意了。這時大家才覺得稍可抬頭。為了略盡自己的責任，乃與我留美同學組織義勇軍支援會，每兩人一組，分頭向華僑商店宣傳日本侵略東北情形，勸募捐款；因同學行動積極，華僑愛國心強，募款成績頗為可觀。」

### 日佔東北返國效命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方永蒸在美的公費斷絕，幸而他的主任教授威爾遜主動給予獎學金，才能繼續研究。

一九三三年春，方永蒸學成歸國，乘船橫越太平洋，在船上也有一段趣事，他在「七十自述」中追憶：「……我因旅費不足，坐三等艙，艙內絕大多數是歸國華僑，甚少外國人。我便向大家宣傳日本侵我東北，以及我國民間武力抗日情形，大家知道我是東北人，也紛紛問我東北各種情形。船過日本時，大家激於義憤，相約不下船，不買日本貨。不料至夜十一時許，忽有人抱滿一懷日本貨回到船上。大家一見，怒氣沖天，立刻把他圍毆一頓。那人十分愕然，使用英語問我們為什麼打他，大家說明以後，他才說出他是安南人（也許是緬甸，我記不清了），於是大家才知道打錯了人，連忙向他道歉。

……：在船上因我宣傳的結果，募得捐款美金三千餘元，船靠上海，我囑他們把捐款撥繳到支援義勇軍機關，最好詢繳朱子樵先生。

這時，國立東北大學已自瀋陽遷校北平西直門內，初回國的方永蒸出任教育學院院長，第二年又兼文學院院長，另兼東大分校（在西南隅的彰儀門裡）主任，文學院附設的大學補習班（相當於戰時和戰後的先修班）在東城偏南的東總布胡同，他每日奔波於北平的西北、西南、東南各城，而各處事情都處理的井井有條，表現不凡。一九三六年，方永蒸轉往北師大，擔任專任教授，教學採用新方法，他在七十自述中寫道：「我因剛從美國歸來，深贊美國大學的教育方法，於是我在師大教學，便決心改革。在我所授教學法中，注重學生自動研究精神，所編講義，率以大綱及問題為主，附列參考書目，令學生按大綱及問題自行準備，上課時再互相討論，最後由我補充並作結論。可惜學生平素缺乏這種訓練；又因我國大學課程科目繁多，學生沒有充分時間作準備工作；同時圖書館中，各種重要參考書籍的複本數量，不敷全班學生閱讀之需，以致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可見他對大學教學法，早就有大刀闊斧的改革精神。

### 抗戰勝利返鄉辦學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北平危殆，北

師大遷往陝西省城固縣，方永蒸到了城固後，轉任國立西北師範學院教授兼附屬中學校長，西北地區物資缺乏，設備因陋就簡。附中每位教師只發一桌一凳，而他係師院教授，得享受教授待遇，改竟為椅；但他卻退還坐椅，改坐木凳以示與附中同仁共甘苦。任內他聘請教師，極為審慎。凡是西北師院畢業的，不但要學問超出同儕，操行更須優異，在聘請之先，必查在校成績，並訪導師，毫不含糊，才能下聘書。如果是師院以外的，也必須拐彎抹角的探得清清楚楚，毫無問題，才能相約。招考新生錄取標準極高，學生升留級完全以成績為準，絕無情託倖進情事。校長及各位老師的子女，亦無例外。他當時已是十口之家，常以白薯糝飯，生活清苦。供應附中麵粉的老闆，在過五月節時，很誠懇的送他一袋麵粉，盛情難卻，只好暫時收下，但鄭重聲明，稍後必自付麵錢。不久，他的家離開城固時，如數付給商人麵錢。

那時附中的學生多來自戰區，生活無著，全靠政府微薄的津貼維持，十分艱苦，賴他多方籌措，學生才能安心讀書，成績優異，升學率冠於全國，曾獲教育部頒發「啓迪有方」匾額。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方永蒸奉命接收敵偽所辦「吉林師道大學」，易名為國立長白師範學院，該校在偽滿時代已粗具規模，但迭經戰亂，百廢待舉，方氏韋路藍縷，重

整八百壠大廈，整修教學環境，添置教學設備，召集教師，迅速開課，日夜奔忙，不辭勞瘁，未幾即成東北唯一的中等教師培育搖籃，弦歌四起，師生焚膏繼晷，夙夕研究，吟誦之聲，響徹八百壠、小北山，讀書風氣瀰漫於松花江畔。

可惜好景不常，中共倡亂，東北局勢迅速逆轉，方氏顧及師生安全及學生課業，把部分學生遷至瀋陽上課，借到礦務局舊址作為校舍及學生宿舍，學校每日供應大米飯、四個菜，教室日夜開放，無論子夜或凌晨，教室內都有學生苦讀。學生們把他視為自己的家長，如同父親一般。

### 烽火播遷來台任教

一九四八年春，東北遍地烽火，戰爭逼近瀋陽，方永蒸向教育部交涉允許長白師院的學生到北平師大借讀，學生到達北平，他又為學生安排食宿。不久，東北全境陷共，華北危殆，他又把長白師院學生遷往湖南衡陽，隨著戰局惡化，再遷廣州、瓊崖而台灣，到處為家，到處上課。在大陸上數百所大專學府中，像長白師院這樣，始終追隨政府，始終不忘讀書，更始終反共不屈的，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為什麼長白師院這樣堅定忠貞，說來非常平凡，因為大家長方永蒸有勇氣、有決心、有計劃、有辦法，認真負責的自然結局而已。當吉林還沒撤退以前，方氏已在撫順把臨時校舍安排妥當，等到吉林師

生到齊，即時上課。遼西會戰失利，東北垂危，他又早已在北平布置就緒，師生分批抵達北平，馬上又繼續弦歌。平津失陷之前，政府決心搶救北方各大專院校師生，派員勸導，派機迎接，長白師生不用勸，不用接，早已遵照政府決策，由方氏在湖南擇定地址，命師生有計畫南下，其第一批且已先平津

失陷，而安抵上海，轉浙贛，下湖南，順利地寄讀南嶽國立師範學院了。大江天險擋不住滾滾赤流，長白師生垂頭喪氣地匯集到廣州。東渡？西遷？南下？坐守？一時真箇沒了主意，但只短暫時間，海南島瓊海中學借給他們場所做安身立命講學論道的搖籃。師生會齊，弦歌再起。可惜，最後赤流吞沒神州，長白師生飄泊到海的這岸，才奉教育部令——長白師院停辦，方永蒸含淚結束了學校。

長白師院停辦後，方永蒸息影台中，讀書種菜，意志消沉。

一九五一年，行政院長陳誠聘方永蒸為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參加教育文化組，從事專業研究。一九五二年秋兼任台灣省行政專修班教育行政科主任，一九五四年八月由蔣中正總統特任為考試委員，以後又連任一次，共計十二年，為國甄選人才，貢獻良多。且曾主持考試技術改進委員會多年，對於國家甄拔人才的方法，力求改進。方永蒸先於一九四八年，當選東北區大專院校教育團體國大代表，直到第三屆考試委員任期屆

期，才專任國民大會代表。這時他已七十四歲高齡了，仍主持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教育文化組，先後完成了「改進大學教育之研究」、「改進師範教育之研究」及「改進圖書館之研究」三項專案，用功之勤，無人能比。

方永蒸在考試委員任內，政簡時間，他仍一本熱愛教育的初衷，不遺餘力地從事本位工作。一九五八年，杜元載出長台灣師範大學，堅約他擔任教務長，辭不可得，允暫兼一年。任中銳意改進試務，嚴禁學生作弊；全校各系科課程，均編綱要，詳列教學目標、課程大綱、教學方法、參考書目等，彙編為師範大學課程綱要，供師生共同遵守。一年之中，他只辦公，不領薪，杜校長幾次把全年薪金送到家裡，都不肯收，最後只允每月領車馬費四百元，因他任考試委員，不肯領雙薪之故。

### 主持出版出任考政

一九六一年，方永蒸應國立編譯館之聘，繼臧啓芳擔任反攻出版社發行人，接辦「反攻雜誌」，歷時十四年之久。一九六六年，他卸除考試委員職務，被推為中國測驗學會理事長，不久，基隆崇右企管專校創立，聘他為校長，兩年後，他以年老為辭，卸卻校長職務。一九六九年九月，又承教育部聘任中國醫藥學院董事，後經董事會議推為常務董事，一九七二年該校董事會改組，他繼

任董事直到辭世為止。一九九〇年他陷在大陸的長女方兆雲來台探父，一九九二年，三方兆清、長媳劉曉琴得息仔肩，當時他兩腿已無法站立，服侍有困難。方兆雲長女許立平於一九九三年由北京來台，照顧外公，備極辛勞。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突發高燒，四肢抖動，住進三軍總醫院，延至九月六日病逝，高壽一百零二歲。

方永蒸畢生熱愛國家民族，極力提倡民族精神教育，他認為一個民族生存於世，一定有她生存的依據；或是靠宗教信仰來團結意志，或是靠文化傳播來教化人心，因而構成民族意識，締造民族形態，卓立於天地之間。我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來，也有生存的憑藉，就是堅韌的民族精神。所以他竭立主張把這種民族精神教育加強推行。於是主張

「民族精神的培養，乃全體教育文化工作人員之責任，甚至政府之種種措施，也直接間接發生影響。例如學校教師儘管教忠教孝，培養正氣，而報導、刊物、電影、戲劇則繪淫繪盜，誘導邪惡，其教育效果，往往因而抵銷。故報紙書刊應盡量登載民族英雄，忠貞節烈，可歌可泣的故事，並編為電影、劇本及連環圖畫，以助長學校教育之效果，而普遍化育廣大民眾。（原載方永蒸所著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一文）。」（王培堯、龔祖遂撰參採方永蒸百歲華誕特刊）

## 趙安世(一九一八—一九九八)

書畫家

中央銀行秘書處主任

趙安世，字子名，民國七年(一九一八)農曆十二月三日生於「魚米之鄉」的江蘇常熟，民國八十七年(一九九八)六月二十八日農曆閏五月初五日卒於台中大雅女兒品琰宅，享年八十有一歲。

趙家為宋太宗趙匡義之後。明初，自江陰遷居常熟報慈橋。常熟自古以來，地靈人傑，人才輩出，趙家遷居常熟後，家運日漸發達，迄明朝中葉，已成爲江南世家望族，清末民初，與光緒老師翁同龢家族，革命元老楊定襄家族合列爲翁、楊、趙常熟三大家族。安世先祖父趙仲舉及先父趙士策均爲前清時代的書畫家，也是藏書家，其私家「舊山樓」是聞名江南的藏書樓。

安世六歲喪父，十四歲慈母見背，幼小失怙，幸有堂叔士卿(曾任同濟大學校長，國立編譯館館長)照顧一切，始能順利成長，完成學業。

### 書法會榮獲金賞獎

安世自幼受門第書香之薰陶，頗有文人氣質，公餘之暇，苦練字畫，數十年如一日，皇天不負苦心人，他的書法與國畫作品屢次在國內外書畫展中脫穎而出，榮獲高獎，

民國五十二年，一幅行草，曾榮獲中日親善教育書道展金賞獎，得將品金碗一個，由此可見他的書法功力已達登峰造極之境界，從此之後，他的作品常被國內外各大美術館或博物館爭相收藏。

安世自幼稟性聰明，好學不倦，民國二十六年因抗戰在無錫國學專科輟學後，雖忙於公務，但對國學之研究未敢懈怠，因此，他的詩詞之造詣受到文壇的肯定。安世更擅長駢體文，與同學師大謝鴻軒教授，政大楊向時教授同爲少數駢體文前輩之一。

### 抗戰軍興後方工作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翌年與表兄(舅父之子)楊定襄(佛士)追隨政府撤退到大後方重慶進入中央黨部工作，民國二十九年四月轉入中央銀行白沙辦事處任職，三十二年十月奉派到新疆迪化中央銀行執行金圓券發行，適值新疆政局不穩，危機四伏，他仍臨危不懼，帶著新婚妻子王氏萬里跋涉，抵達迪化就職，奉公守法的精神令人敬佩。安世於民國三十一年在重慶與王綠梅結婚，由表兄楊定襄擔任主婚人，並由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福證，婚後夫妻鶼鶼情深，相敬如賓，爲鄰里所稱羨。王氏出自蘇州名門望族，其父王履如(民前十七年生)留學日本醫科大學，曾獲醫學博士，返國後一直在蘇州行醫，活人無數。

### 大陸淪陷播遷來台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八年抗戰終於贏得最後勝利，全國同胞歡欣鼓舞，但他卻在迪化中央銀行忠於工作，未敢擅離職守，直到三十五年二月，才請辭回到久別的故鄉。本想從此可在家鄉過太平的日子，豈料國共內戰轉熾，遍地烽火，他秉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信念，又回到中央黨部爲國效勞，在那烽火連綿的時局，妻小寄居蘇州岳家，他卻常因公忘私，過門而不入，民國三十八年底，他隨政府播遷來台，妻小來不及撤退淪陷大陸。但是安世伉儷情深，思子心切，常因妻小淪陷大陸而憂心不已，幸有大陸執友協助，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妻小於民國三十九年三月輾轉抵達香港，逃離了共區。時台灣出入口境早已關閉，幸得中央改造委員會鄧傳楷(後來任教育部長)及狄膺之擔保，始能於三十九年七月從九龍搭船來台，一家再度團圓，共敘天倫。

安世來台後，一直在中央黨部工作，其間曾在大陸工作會駐香港單位工作達九年之久，民國五十一年，中央銀行在台灣復行，他始回到中央銀行秘書處工作，直到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十六日他以十三職等秘書主任之職退休。

### 愛妻病故未再續弦

安世來台之初，表兄楊定襄因隻身來台，便邀他同住木柵家中，一家大小七口，生活清苦，但他卻能隨遇而安，毫無怨言，他

常以「知足常樂」訓勉子女，使三子一女都能潔身自愛，努力向上，成為社會棟樑。民國五十七年妻王氏不幸因腦癌病逝於木柵，享年五十歲，中年喪偶，人間悲劇，安世為顧及子女有正常人格發展，直到終老，未再續弦。表兄楊定襄（佛士）長他三十歲，安世一直視他為尊長，虛心奉養，照顧有加。楊氏早年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是國父身邊得力助手之一，國父逝世後，與蔣總裁合作無間，共同為國民革命而奮鬥，三十六年當選第一屆國民代表，對我國民主憲政貢獻良多。不幸民國四十七年因氣喘病逝於趙家，享年七十歲。

安世民國七十三年退休後，為國家貢獻心力終告一段落，本可含飴弄孫，安享天年，豈料不到一年，先後罹患二次心肌梗塞，病況垂危，幸他平日累積陰德，上天庇佑，始得轉危為安，但他從此與醫院結緣，藥罐不離手，大大影響生活品質，幸他天性開朗，養生有術，使他十多年來均能維持健康，容光煥發。

自從兩岸關係解凍以來，安世先後六次由子女陪侍返回故鄉探親，二弟、三弟仍健在，兄弟相聚，暢敘童年，了卻四十多年思鄉之情，子女也分享他親人團圓的快樂。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下旬，女兒品琰陪同他第六次回鄉探親十天，返台後因旅途勞累，健康每況愈下，女兒接他住到台中大雅家中來，以便就近照顧，在台中住了七個多月期間，品琰夫婦照顧得無微不至，體能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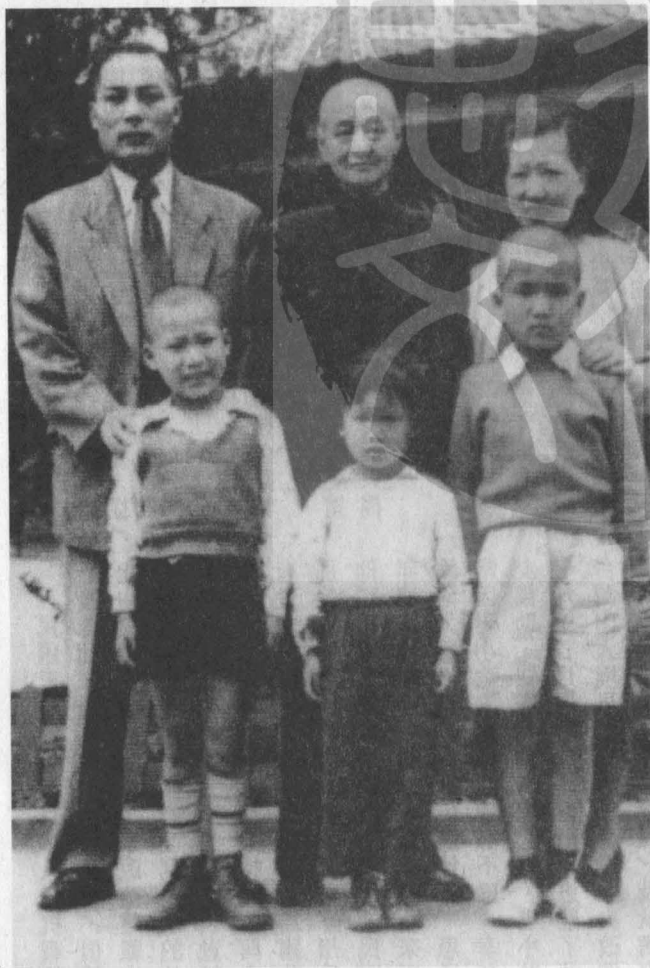
進步，體重也增加三公斤，他每天六點起床，做完甩手五〇〇下，再讀報二份，然後與婿林瑤棋共進早餐，白天除了看電視，聽平劇之外，三歲外曾孫林皇亦亦陪他為伴，牽他吃飯，讓他享盡含飴弄孫之樂。不料天有不測風雲，民國八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凌晨竟心臟病突發，送醫不及，與世長辭。

### 安分守己樂天知命

安世一生，忠黨愛國，無名利之爭，安分守己，樂天知命，只要認識的人都敬稱他為「好好先生」。安世一生節儉，從不奢侈，從他今（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所立

遺囑即可看出端倪，他在遺囑中交代遺體就近火化，不須添購新衣，只穿原有衣服即可，並且囑咐法會只做一天，計聞登載中央日報一天，並且通知中央黨部陸工會、中央銀行人事室、無錫國專同學會、常熟同鄉會等少數單位，未敢驚動其他親友，由此可見，安世為人謙虛客氣，確實令人景仰。

安世遺下三子一女，長子趙迪功夫婦分別服務於木柵郵局及北市國稅局，次子趙平原經商，么子趙慶元在電子公司任技師，女兒趙品琰適台中縣大雅鄉林瑤棋醫師，孫輩都已畢肄於大、中學，一門俊秀，積善之家，其後必昌。（林瑤棋撰）



趙安世夫婦（後左、後右）早年偕兒女與楊定襄（後中）合影。